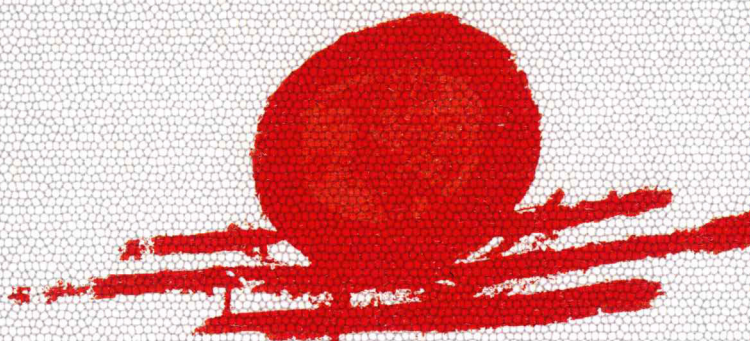




还阳

侯磊◎著



新世界出版社
NEW WORLD PRESS

还阳

侯磊◎著



新世界出版社
NEW WORLD PRESS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还阳/侯磊著. —北京: 新世界出版社, 2010. 9

(小说前沿文库)

ISBN 978-7-5104-1241-7

I. ① 还… II. ① 侯… III. ① 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① 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0)第174313号

还 阳

策 划: 亚伯拉罕·螭冢

作 者: 侯 磊

责任编辑: 李红兴

封面设计:  蜂工作室

版式设计: 欧阳潇湘

责任印制: 李一鸣 黄厚清

出版发行: 新世界出版社

社 址: 北京西城区百万庄大街24号(100037)

发 行 部: (010) 6899 5968 (010) 6899 8733 (传真)

总 编 室: (010) 6899 5424 (010) 6832 6679 (传真)

版 权 部: +86 (10) 6899 6306

中文网址: www.nwp.cn

英文网址: www.newworld-press.com

版权部电子信箱: frank@nwp.com.cn

印刷: 北京佳信达欣艺术印刷有限公司

经销: 新华书店

开本: 880×1230 1/32

字数: 150千字 印张: 7.375

版次: 2010年10月第1版 2010年10月第1次印刷

书号: ISBN 978-7-5104-1241-7

定价: 24.00元

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凡购本社图书, 如有缺页、倒页、脱页等印装错误, 可随时退换。

客服电话: (010) 6899 8638

小说前沿文库

• □ • □ • □ • □ •

出版说明

现代汉语小说创作自近三十多年以来，惜其有所斩获，也怜其多受欧拉美地域文学所惑，从方法论和更本质的角度看，有所建树者寥寥无几，其中原因，最明显的莫过于这一代作者的知识谱系不完备甚或不学无术所致。这几代人的创作敌不过白话文最初三十年的努力。本文库所汲各种形体的小说文本盖要呈现中国小说本土重建的自信，创作者除了他是一个小说创作者而外，还有一些更加显耀的背景身份，他们是哲学研究者，是人类学和民族志工作者，是诗人，是语言学者，是物理科班出身和政治学专业博士，是文史资料专业收集者，是国学研究者，这些构成他们写作小说时最坚实的一部分，那种纯粹想依靠讲故事获得小说成就的时代已经一去不复返了。换言之，整个时代的阅读水准已发生改变；相应的，创作者对自身的要求也在一再的发生改变。总而言之，这套书的创作者和前一代人的区别在于，创作主体的身份和知识结构已经发生了巨大的改变，所以，他们创作的文本也已经与前辈所走过的路表现出了巨大差异，也已经

不是先锋和实验可以揽廓的了，他们表现出许多异端迹象，是一种大小说观念的集成和现有文学价值观的凝聚点所在。这种集成还表现在创作者自身修为的创备和对过往一切集体智慧的继承与反思。他们当中不乏呕心沥血者，有的文本创作时间跨越二十多年。在纸质传播变得更加奢侈的今天，印刷出版纯文学作品尤显杌隉，然吾道不孤，丛书之旨在于集中厘清中国小说重建道路的岔路口在何处，而可以称之为有所成就的又在何处，其劳自为，其功自显。2010年10月1日新世界出版社“小说前沿文库”编辑部

目 次

第一章.....	1
第二章	12
第三章	51
第四章	79
第五章.....	105
第六章.....	117
第七章.....	163
第八章.....	207

第一章

这天一早，毕玉从毕小四家中醒来，他几乎都忘掉了昨天晚上发生了什么。毕小四再次为毕玉打来一大木桶的热水，要他好好的洗洗澡，并拿出上好的布料来给毕玉搓背。毕玉记得，他似乎只是小时候在河沟中玩的时候，才和别人一起洗过澡，到现在已经不知道有多少个年头了，如今要一个同村的族兄来给自己洗澡，多少有些别扭。他觉得一切事情都来得太快了，自己还没有明白就走上了别人的道路。

毕玉洗干净，毕小四又给他找来一身新衣服，并要把毕玉的衣服扔掉。毕玉连忙制止了，他向毕小四要了个包袱皮，小心翼翼的把衣服包好。这才放心的出了门。

毕小四带着毕玉七拐八拐，来到了一处隐秘的胡同。京城的胡同很多，有名的三千六、没名的赛牛毛，毕玉不知道这条胡同有没有名字，他看到胡同越走越窄，两边的墙壁象山一样的压过来，他走进了一条死胡同，还是去最里边的一户人家。

院门是敞开的，院子不大，小巧而精致中，透出主人家的不修边幅。院子中花草很多，有不少都该修剪了，主人家却任由花草疯长。毕小四进了院门，他连连叩打门环，许久却没人答应。

毕玉想喊一声，但他张了张嘴没有喊出来，他看到不远的房檐下，有一只黄鸟在笼子中一动不动的盯着他们。毕小四又拍了门环，院中有动静了，在最里面的一扇门，像有无常鬼的手推了一把，门开了。一个矮小瘦弱、上了点岁数的人走了出来。

“谁呀？”他的嗓音又哑又尖，别人想学都学不来，毕玉看到这个人并没有张嘴就发出了声音，仿佛声音是从长着稀稀拉拉而又十分蓬乱的脑瓜顶上出来的。那个人似乎半闭着眼睛，对他们漫不经心。毕小四直接领着毕玉就进了屋。

—

京城给毕玉的第一印象就是从找厕所开始的。那天毕玉刚刚进了城，他看到古城哪里都好，就是找不到厕所，偶尔找到一间厕所也是四处漏风，破旧的柴草混着泥土砌成的墙无法遮蔽住毕玉并不高大的身躯，他只能半曲半就，捏着鼻子进了厕所，他不慎看到了脚下四处爬动的蛆虫，尤其是坑内的，那些蛆虫就像庙会上一样的攒动着的人头，每一只蛆虫之间都在说话。他只能当作什么都没有看见，却什么都解决不出来，只好灰溜溜的跑了。那时京城中的人们还没有在厕所中方便的习惯，很多墙根处都有成堆的粪便，甚至很多胡同、院落被称为粪街、粪院，有时候，那些肥大的野狗或家猪，在街道上遇见一座座的宝山，就跑过去饕餮一番，然后心满意足的离开。整座老城都是一股厕所中的味道，在市场上，屠夫们肆意屠杀这亟待贩卖的鸡鸭牛羊，畜类的内脏被随意丢弃在路边，和成堆的粪便垃圾混合在一起。毕玉对此深恶痛绝，他想如果这辈子发达了，连如厕都要最高档、最豪华的，秦始皇曾经用美女的嘴唇当作痰盂。想到这里他

不自觉的笑了，要说京城最好的厕所，连王宫大臣家的都算不上，那只能是皇上家的，是皇宫。相比之下，这座古老、巨大的城市一点也不像他的老家，至少不像他想象中的样子。

从老家来到京城的道路是崎岖的，毕玉也一路上斜么签儿的^①走到了京城，用坎坷来形容一点也不为过。毕玉是个读书人，起码他自己是以读书人自居的。他自幼念了几年私塾，在村里也算有些文化，邻家写封信、算个数都会来找他。他也参加过童子试，却连这个成为科举学员的考试都没有通过，连个秀才都算不上，可是毕玉觉得自己考试考得久了，尤其是看到那些中了秀才甚至中了举人的文章，觉得自己保不齐的能够得上一个秀才了。在人们眼里，毕玉只是个刚进城的、没见过京城世面的土鳖。他走到京城时候正值清晨，他看到古老的城市上空那片湛蓝的天，以及空中飞翔着的一群群鸽子，鸽哨声萦萦入耳，他还见到那些闲散的人胳膊上驾着大鹰出游，看到那些大鹰凶恶的眼睛，这勾起了他一件十分令人熬滔^②的事，他也曾娶了一只鹰。

毕玉本来是不用出来做工的，他还已经成了家。他记得在结婚的那一天，整个村子都是笑的，人们见面互相说着贴切的吉祥话，像一只只微笑的木偶一样在他的家里进进出出。人们在酒席上大吃大喝、猜拳行令，在新娘都按部就班的履行完各种仪式后被送入洞房。毕玉在酒桌上应酬了两句，当他进入洞房时，却发现那里是一片偌大的虚空在等待着他。他遇到了那种被俗称为放鹰的骗术，那个女子就是被

① 斜么签儿的：歪着、斜着，北京话。很多北京话没有对应的普通话，注解只是大概的意思，仅供参考，下同。

② 熬滔：令人堵心、恶心。

俗称的鹰，女子早已和外面的同伙勾结好，在席卷了毕家全部的细软后轻快的逃得无影无踪。

从那以后，毕玉的婚是没有结成，最后落到自认为是秀才也要出来做工的地步了。毕玉想自己一定要找个能用上自己这点文化水的工作，同时还要有干净的厕所可以使用，免得和那些短衣帮的、没有读过书的人为伍。直到毕玉进了宫以后，他才知道那里的厕所并不像他想得那样完美。

什么事情都是有代价的，京城里建筑富丽堂皇的代价就是厕所都十分的低矮破旧，毕玉一直在找一个干净一点的，能让自己静下心来把事情办完的厕所，但他失策了，胡同中的厕所都是没有地方来下脚，这使得很多人方便的地方选择在路边的水沟，水沟中没有冲走的污秽之物在干净的阳光下散发着刺鼻的气味。他看着京城中的风渐渐的刮了起来，他觉得自己就像路边无人注视的枯叶一样，被风吹到了积攒着污水、淤泥还有人畜粪便的水沟中，他想那污水也许是从皇宫中流出来的，皇宫中处处都干净，那污水也比寻常人家的干净许多。有几只肥大的老鼠在水沟中乱窜，他的眼睛就跟着老鼠顺着地沟进了宫，他想自己要是能变成一直乌黑硕大的老鼠，从地沟中爬进宫里，进去看看那个红墙黄瓦的世界。

皇宫是毕玉这类平民不能轻易靠近的，只能远远的观望，而毕玉就在街巷中为了找一间干净的厕所而像老鼠一样乱窜，他终于窜到了一条有一家官茅房的僻静的胡同中，出恭后，毕玉贴着官茅房^①的墙，从一个无人注意的角落看着宫中黄澄澄的琉璃瓦，那是宫中一间普通的厢房，远处能透视到远方殿堂上高大的飞檐。他仿佛从那些房檐上看到自己

① 官茅房：公共厕所。

的影子，要不是厕所的气味，毕玉一定觉得飞檐上散发着诱人的香味，沁人心脾。他幻想着那高大的屋檐下，一定有一间干净的厕所，到时候他可以不受任何人的过问就进去方便。

毕玉不知道自己下一步要干点什么，他只知道人渴了要喝水，饿了要吃饭，憋屈了要上厕所。他在京城中打听道路，而京城中人们的语言在很多字的后面都加上了“儿化”韵，很多音都是含在嘴里，在没有发出来时一带而过，像唱歌一样的轻快。毕玉刚开始听不大懂，而听懂后他又不好意思张嘴了，他怕京城人们笑话他混合着高粱味儿的土音。万般无奈之下，他只能找到了自己的族兄毕小四。毕玉问毕小四，进宫的道路有很多，宫中的大门是向任何一个人敞开的，只要他肯干，就一定能在宫中享受到皇帝一样的待遇，不仅能让毕玉认识字的能耐派上用场，还包括和皇帝用同样的食盒盛饭吃，和皇帝用同样的方式来上干净的厕所。当他知道这些的时候，是和老家的同宗哥哥毕小四，一同坐在一间乌黑的小店中。毕小四对毕玉逐一系列了进宫的种种方式。

“要你这么说，”毕玉问到，“进宫是一件很容易的事情了。”

“那当然，只要你能找到进宫的腰牌，宫里随便逛。尤其是对于咱们，进宫那是太方便不过了。”

“为什么？”

“你忘了咱们的老家在哪？宫里到处都是咱们的老乡啊。”

“好啊。”毕玉一下子兴奋了起来，他从来没有感觉到老乡这个关系是这么的好用，那时的人们是很注重同乡和同学的关系的。

“你要想进宫，我带你去见一个人。”毕小四淡淡的说，他对一切都似乎是爱答不理的样子。

二

毕玉第一次走进紫禁城时他忍不住要抬头看看四周的房子，这里就是皇帝生活的地界儿，他又不敢看，只觉得屈辱，要是进宫谋个差事必须要净身的话，他宁可呆在老家里饿得五积子六瘦^①的也不进宫了。毕玉的无明业火一股脑的烧向了毕小四和刘爷师徒，同族的兄弟竟然能这么孙子，那这世上陌生人之间还有什么事情干不出来？整个世界他是想管也管不了，只是自己要作为阉人来度过一生。而毕玉对于宫中的生活又充满了新鲜劲儿，他从小想追求和村里人不一样的生活才去念书的。被切了以来，他确实不一样了，就说他身上穿的正新的布袍子、靴子和绣花的腰带，这都是为了进宫而特意预备的，否则他一辈子也甬想穿上。

毕玉听说，宫中以前像一大片广袤的森林，其中古木参天，几乎每一寸土地都在树荫的掩盖之下，即使是炎热的夏天也异常的凉爽。后来有刺客借着树木进宫行刺，再后来宫中除了三个花园以外，成片的树木都被连根拔掉了。那些大殿在阳光下显得明亮高大，在夜里却是阴森恐怖鬼魔三道儿^②的，那股劲儿压得刚进宫的毕玉喘不过气来。在小时候他还想过，在宫中有那么大片儿的地方，一定会有老家那样的菜园子和草场，上面会有种菜的农妇、给奶牛挤奶的农妇、总之是年轻漂亮的农妇，大姑娘小媳妇啥的，现如今，

① 五积子六瘦：一个人难受。

② 鬼魔三道儿：神乎其神的。

毕玉想到和那么多连根拔除的人在这些光秃秃的大殿中一起生活，自然是十分的沮丧。而这时，仿佛是黑锅底似的天空中出现了一道阳光，毕玉的心情突然好了一些，他见到了一大片头发稀松斑白，脸上流光水滑的老太监。

那些老太监们都长着鹰一样的鼻子和鹞子一样的眼睛，能把人从头上到脚底看个透心凉，毕玉不敢正视他们的目光，这些人会令人不寒而栗，看上一眼能害怕半拉月。此时的毕玉就觉得自己像个刚刚出家的小沙弥，面见一干寺庙中铁面无私的执法长老一样，宫中和寺庙里很相似，都是不能有私欲，还都有着严酷法度的地方。

毕玉规规矩矩的给那几位老太监请安，他一时分不清这几个人都是谁，只能接受他们的盘问。他时时刻刻铭记着宫里的规矩礼仪，生怕出了一点闪失而受责罚，他的心中反复默念着：下跪要先跪左腿再跪右腿，身子要挺直，不能把衣服跪在膝盖下，眼睛只能直视不能乱瞟，还有将来遇事要怎么有眼里见儿^①，要如何端茶、递水、摆膳、递东西，怎么别让老太监们挑了眼……而几位老太监却显得漫不经心，他们叫毕玉抬起头来，问了他一些容易的问题，又像检查身体一样，让他伸出手来，转转手腕，动动手指，弯弯腰、抬抬腿，挠挠胳肢窝，用舌头去舔舔胳膊肘。

“嗯，还算灵巧，这小崽子倒是挺白净呢。您看呢？”

一位老太监问另外一位，他们慢腾腾的交谈着，像一对衰老的绵羊头碰头的在一起商量先吃哪一片的草。

“不傻，不是死脸子^②，也还算顺溜，不过这孩子到底机灵不机灵，那可就知道了。”

① 眼里见儿：指不用别人提醒就能干活。

② 死脸子：不论喜怒哀乐表情全一样。

“孩子，过来。我问问你。”一位脸上皱纹最深的老太监向毕玉伸出了手示意他过来，毕玉本能的想躲在一边，但他不由自主的凑向那张橘子皮一样的老脸。

“你说在这宫里头，你听谁的？”

毕玉吓得出了一身冷汗，他真的不知道该怎么回答。
“听您的。”

“听我的？嘿嘿嘿，我要是要你死，你死去么？”老太监问道。

这下毕玉想回答也答不出什么了，他的新衣服开始抖动。

老太监又厉声问道：“说，叫你死，你死去么？”

毕玉咬紧了牙，“不死！”

“凭什么不死？”老太监站了起来，揪住毕玉的耳朵使劲的往下拧。“你死不死？”

“不死！”毕玉也不知道自己哪来的劲头，“我土了点^①了……谁来伺候您呢？……”

“呵呵呵，”老太监听了一阵冷笑。“嘴巴子真甜呢。告诉你，在这宫里，你不能听咱家的，你得听皇上的，我们都是皇上的奴才，皇上叫你干什么，你就得干什么。听到了么。”

“听到了。”毕玉战战兢兢的。

“你说在这宫里头，你听谁的？”老太监又问。

“听皇上的。”

“那你就不听我的了吗？”老太监又蹿儿了^②。而毕玉只觉得这个老太监发神经了，但他没有办法，连他自己也不知

① 土了点：死了。

② 蹿儿了：急了。

道怎么熬过老太监们的盘问。宫里头的事情就是这样的奇怪，连每一堵墙在毕玉看来都是晃晃悠悠的，随时有倒下来把人拍死的可能。不过最后，老太监们还是对他夸奖一番。一会儿的功夫，不断有年长的太监到这里来挑人，毕玉看到身边的人一个个都被提拉走了，免不了有些焦急。他希望自己赶紧被挑走，省了接着在这里受责难，同时也怕被一个更厉害、更凶暴的太监挑走。多想是没有用的，这时只能看运气。

这时，有一位在一旁一直没有说话的中年太监开口了。

“毕玉，你以后就叫小玉子了，以后在宫里，好好跟师傅们学着点。我们看你这么白净，别委屈了这张奶色的脸，你去负责倒马桶吧。”

三

毕玉开始了他在宫中的生活。很快他就能跟着老太监们沾上了京城中的口音。他觉得宫中到处都充满了眼睛和耳朵，连那些石雕的狮子、铜铸的麒麟、仙鹤、还有救火用的大缸上的兽头都用眼珠子死死的瞪着他，使得他不敢多动一下。他有时发现，这些狮子、麒麟、仙鹤等等所谓的祥瑞之兽的位置是游离不定的，经常是刚才看还在地面上，一会儿就跑到高台上去了。还有那些大殿屋檐上的脊兽，他知道每一种脊兽的名称和形态，但他却发现不论哪一间殿屋脊上的狮子、天马、海马、狻猊、押鱼、獬豸、斗牛都经常的换位置玩。渐渐的毕玉也习惯了，他想只要这些神兽不冲过来啃他一口就行。

刚开始毕玉觉得倒马桶应该是宫中最难受的工作，因为皇上的马桶和普通人一样臭不可闻，他没有感觉到皇帝这

尊龙体内能排泄出多么高档的秽物。尽管皇帝的马桶内要铺上锯末、草灰等来掩盖气味。而刚开始，毕玉还是免不了遗尿的毛病，他总是来不及换衣服，这使得他在宫女面前很难看。

进了宫以后，毕玉第一次见到如此之多的姑娘们和他一起干活，那些宫女们个个水灵灵得像时令的水果，每个人都涂脂抹粉，身段窈窕，走起路来一步三摇，引诱男人往不好的地方去想。每当毕玉带着尿骚气从宫女身边经过时，他非常的不自在，同时他的胸膛里有一匹烈马在咚咚咚的跑，震得整个地面随着他的身子一起颤抖。他发现自己和其他太监这点是不一样的，他一见到宫女还会脸红，还会有一种说不出的冲动。他千方百计的躲着宫女行走，实在躲不开时才过去，这时，他尽量把身子往下弯，而把马桶往高了提，他希望马桶中的味道越大越好。

毕玉的担心完全是多余的，没有一个宫女会多看他一眼，她们只不过把他当作一个新来的雏儿，还不熟悉规矩的小太监，就像众多刚刚进宫的小太监一样。在宫中，太监和宫女之间是没有什么避讳的，阉割太监的目的就是相当于招一批力气大的宫女来干活。他们之间也会互相照顾，互相玩笑，一幅其乐融融的样子。

渐渐的，毕玉发现自己看宫女的感觉越来越不对劲，毕玉整天看着宫女妃子们梳妆打扮。他发现了真理，人就是真三分长相七分打扮，不会打扮的女人肯定是天字第一号的女傻瓜。随着他发现的真理越来越多，他的眼睛也越来越明亮，能穿透宫女们厚厚的脂粉，看清那些纯天然的脸蛋；不久就能透过宫女们层层衣服看到她们雪白的肌肤。由此毕玉并不佩服那些宫女天生的容貌和皮肤，很多宫女确实还没有他白净，比起看那三分长相，还不如去看那七分打扮为好。

在毕玉看来，宫中比外面要开放许多。小时候，毕玉听说走在大街上，陌生男女之间的袖子要是不慎碰到了一起，那女子回去就上吊自杀了，要么立刻把袖子剪下来表示自己没有失节，怪不得女人的袖子都那么长。而在这里，宫女们不讲这些，她们和太监们的关系十分要好，更没有什么大门不出二门不卖，当然，宫门是不能随便出，随便迈的。

渐渐的，毕玉适应了宫中的生活，他知道该当着什么太监说什么话，也知道隐藏自己心底下真实的想法。当他发现宫里唯一干净的地方就是厕所，他的心总算是一块石头落了地，而他一想到自己的现状很是揪心，再怎么安稳也不能站着方便了。